

本土文本

爬行老人

(小说)

□海夫



绘图 瞿溢

现在你能看出点道道来了吗？什么道道？另一半啊。我想了想，还是不明白。亏你还是老师呢，脑子都生锈啦，你仔细看看，我和谁在一起？你和我在一起啊。爬行老人又哈哈笑了起来。他笑得很厉害，腰都笑弯了，只好趴在了地上。趴在地上笑了一阵后，爬行老人又开始爬行起来，你再仔细看看，我就不信你比猪还笨。我跟在爬行老人身后爬起来。大理石地面锃亮如镜，清晰映出我的躯体和面庞，那是另一个我。当我往前蠕动时，另一个我也同时往前爬。他是我的倒影，是我生命的另一半。我们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紧紧交缠在一起，无法分离。我其实不是在大理石上爬行，而是在另一个我上爬行。我一下趴在在了地上，我趴在我的身体上。我对爬行老人说，那另一半，我猜出来了。

你别看这世上人来人往很热闹，可是到头来跟你在一起的，只有你自己。爬行老人一边爬一边说。我曾经有很多朋友，我们坐在同一节车厢里往人世深处走，可是他们一个个都下车走了，最后只剩下了我一个。我以为我并不孤单，不管怎么说，我还有个儿子，他会陪着我。可是儿子根本不原谅我，孙子又隔得那么远，我除了跟自己在一起，还能跟谁在一起呢？你这么年轻，你的生活这么热闹，你为什么要学爬行呢？你可真是个傻瓜。爬行老人越爬越快，将我远远地扔下了。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拎着垃圾袋下楼倒垃圾。垃圾袋里装着烟蒂、废纸、牛奶盒、被切成碎片的文件、面巾、旧电池、果皮、瓜壳、梨核。当我来到办公楼下的甬道上时，我意外发现了爬行老人。我看到他从远处的水泥道上爬过来。他爬得很快很灵活很敏捷，他穿着黑色棉袄，看上去就像某个灵长类动物，他又是怎样进来的。爬行老人的目标是一只伫立的橙色垃圾桶，校园里有很多这样的垃圾桶，用来盛放教职员和学生制造的各种垃

圾，其中以快递包装纸箱和外卖饭盒为最。那些快递包装纸箱从垃圾桶漫溢出来，撒得到处都是。我看到爬行老人做贼似的将快递包装纸箱塞进一条硕大的蛇皮袋里，他慌慌张张，动作迅速，不时惊恐地四下瞧瞧。我跑过去。我大声说，“Hello，爬行老人！”

爬行老人吓了一跳，他手中的一只纸箱掉落在地。爬行老人看清楚是我，紧缩的身体舒展开来。哎呀，是你啊，吓死我了。爬行老人弯腰捡起那只纸箱。那只纸箱上贴着一张白色的寄件单，用粗大的黑色记号笔写着“×××”。蛇皮袋里已经装满了纸箱，爬行老人懊恼地说，我带两只来好了。接着，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的问题正是我想问他的——“你怎么会在这儿？”我笑着说，我是这儿的老师啊，我不在这儿还能在哪儿呢？爬行老人拍了拍脑壳，“瞧我这个记性，我忘了你说过你是美术学院的老师了。该打，该打！”爬行老人装作怒火冲天的样子，抽了几下自己的嘴巴，又拍打了几下屁股。他的动作是轻微的，象征性的。我说过，爬行老人是个幽默有趣的老人。

垃圾桶里再也没有空间了，我欲把鼓鼓囊囊的垃圾袋扔在地上。爬行老人接了过去，从中拣出废纸和牛奶盒。爬行老人喜形于色，废纸品最值钱了，他们美术学院老师的垃圾桶里有很多废纸箱。果然是这样，这些废纸箱够我捡的了，我要发财了。爬行老人用一根红色丝带扎紧蛇皮袋，然后趴在了地上，“请帮我把它搁在我背上，我要回家了，明天再来。”我按他说的做了，又长又大的蛇皮袋横在他背上，爬行老人就像一头骆驼，驮着装满纸箱的蛇皮袋朝他来的地方爬去。这时，响起一个嘶哑的声音，“老先生，请把纸箱留下！”斜刺里冲出一个穿制服的保安，他没有说“老头”，也没有说“老师傅”或“老同志”，而是说“老先生”，这让我对他陡生些许好感。

保安来到眼前，他面临着一个比纸箱子更为重要的问题。保安问

爬行老人，“老先生为什么要爬着走呢？您太另类了，我从没见过一个人爬着走。”爬行老人还趴在地球上，不想站起来。他扭过脑袋对保安说，“我已经用爬行代替了走路，要是我不爬行我就会丢失了自己，我现在只剩下自己了，要是我丢失了自己，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保安不明白爬行老人在说什么，他懵懂地看看我，又懵懂地看看爬行老人。他伸手去卸爬行老人背上的蛇皮袋。我试图求情，“让老先生驮回家吧。”“这是两码事。”保安很坚定地摇着头。我又恳求道，“老先生是我亲戚，请照顾一下。”保安已经把蛇皮袋卸下来了，“校园里到处都是摄像头，我放跑了他，他们很快就知道了。要是我放跑了他，我的饭碗就丢了。我照顾了老先生，那谁来照顾我呢？”我不屑地说，“不就是废弃的纸箱子吗，用得着这样小题大做吗？”保安掂了掂蛇皮袋，又放在了地上。保安说，“在废品里头，纸箱子最值钱了，每天废品收购站都要拉走一卡车纸箱子，这可是学院一笔不小的收入啊。”

就这样保安把蛇皮袋扣下了。爬行老人沮丧得快哭了。我安慰他，“我办公室里有不少快递纸箱，还没来得及送到垃圾桶里，都归你了。”听我这么说，爬行老人高兴起来，他跟我后面爬着上楼。“办公楼里有很多人，你这样爬着上去，有点不雅观啊。”爬行老人说，“我习惯了爬行，我已经不会走路了。”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当爬行老人爬上三楼的楼道时，很多人好奇地围上来。他们问他，你怎么爬着走啊？他们问他，你想念祖先了吗？他们又问我，他是谁啊？一个强劲有力的胳膊拨开人群挤了进来，这个人的右肩上扛着一桶山泉牌纯净水，他是学院附近水厂的送水工邱师傅，每周二和周五他都过来送水。他揪住爬行老人的衣领，将爬行老人拽了起来，“我倒要看看你还会不会走路！”爬行老人的脖子被紧紧勒着，爬行老人的脸顿时变得青紫。“放开，放开！”我使劲掰开邱师傅的

手，“你这么怎么野蛮，你想干什么？”大家都嗔怒地看着邱师傅，有人说，还不向老人道歉。邱师傅笑了起来，哼，我向他道歉？等着吧。邱师傅悻悻着下楼，去扛纯净水。他跑到楼梯口时，又回过头说，“跑到这儿来丢人现眼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问爬行老人，你认识他吗？爬行老人喃喃地说，他是我儿子。爬行老人脸上有种哀绝的神情。

那天我送爬行老人出校门。我把堆在办公室的快递纸箱拆开打成捆，抱在怀里。路上又遇到那个保安，我问他，“这些纸箱子全都是我的，我有权利自己处理吗？”保安做了个优雅的手势，“请便。”爬行老人还是爬着走，在校园宽阔的水泥道上骑自行车的学生，都自觉避让到一边。爬行老人在路中央爬行，引人注目。我发现爬行老人有点人入疯，他故意夸大了爬行的动作。如果说以前他像猿猴那样爬行，爬得漫不经心，有条不紊。现在他则像老虎那样爬行，爬得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可是他又爬得那样优美耐看，他的四肢配合非常默契。当他的右手伸出去时，左脚便跨了进来。当他的左手伸出去时，右脚也随之跟进。他的腰送得很柔和。送腰，既是推动身体前行，又起到协调四肢的作用。他的髋在扭动之间产生出一种韵律，在这种韵律的引导下，他的全身都恰到好处地扭动起来。他尽量抬起头，不停地左右摆动，顽皮滑稽。他的眼睛瞪得很大，熠熠发光。与其说爬行老人是在表演，不如说是在示范和召唤。有个行人不由自主地跟着爬行老人爬行起来。他爬得很慢，爬得很笨拙。爬行老人停下来，等他爬到近旁，然后两个人并排爬起来。接着，我又看到另一个行人受到蛊惑，也弯着腰着地，跟在后面爬行起来。不一会儿，又有一个行人受到感染，加入了进来。就像是多米诺骨牌效应，越来越多的人不约而同地用爬行代替了行走。两旁植满悬铃木的水泥道上，行进着一长溜爬行队伍，构成了校园内一道崭新风景。(二)

女孩打量了一下宿舍，表情有些诧异：“哦！也没什么事，等他回来再说吧！”说完，急急地走了。

当晚，大林请三个孩子吃了一顿大餐，每个人的肚子都吃得溜圆。第二天，大林就回家了。

几天后，大林正忙着呢，侄子突然打来了电话，言语间满是兴奋：“叔，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现在呀，我们宿舍简直一尘不染，成了整栋男生宿舍的典范呢！”

大林乐了：“所以，那个副班长也开始讲卫生了？我就说嘛，他一定会被你们感染的！”

侄子哈哈大笑：“他可不是被咱们感染的！那天，班长第一次来我们宿舍，立马呆住了。她后来说，真没想到，男生宿舍比女生宿舍还要干净，于是，她就请教副班长，是怎样管理好宿舍卫生的……”

大林饶有兴致地问：“哦？那副班长怎么说呢？”

侄子扁了扁嘴：“他当然说自己‘领导有方’了，不然多没面子？反正，我们也不揭穿！现在呀，副班长再也不随地丢垃圾，也不会忘记冲厕所了，他比谁都卖力，每天盯着宿舍卫生呢……”

放下电话，大林会心地笑了。



江海新韵

在人世间埋头赶路

(组诗)

□徐玉娟

秘密
我们走在黄昏的街道上
我们从一条街
走到另一条小巷
你告诉我
那些街巷的名字
后来我都忘了。
你指给我看的那些店铺
不知现在是否
依然冷冷清清
我们慢慢走着，
一片片落叶
被风吹到脚边。
我听到
你微微叹息了一下，
赶着一辆小汽车从身旁经过
我故意向你靠了靠。
我记得路灯的微光
从头顶探下来，
现在我想
它当时一定看到了
这个我藏在心底的秘密

初见

旋转的玻璃门，
隐藏着我的羞怯
和紧张。你走进大厅，
秋日的阳光
也跟着走了进来。
吐出的每一个字
仿佛甜润的果实，
漏下金色的汁液

你的黑色笔记本里
有山野果子的惊喜
你走动时，
一截秋阳也在走动
像你的一个忠实随从

你脖子上的围巾，
有湖泊一样的
浅蓝。它养着一
群沉默的小鱼
我看了一眼，
仿佛也变成了一条鱼
吐着欢快的泡泡。
你转过身时
我悄悄地，
理了理头发和帽子

六园村的早晨

最先是一只老雀
在屋角的一棵楝树上发言
像祖母的叮嘱
语重心长。
然后是一只翠鸟
像我的女儿
不断以清澈稚嫩的嗓音
把秋虫冰凉的弦音捂热
而远方的候鸟
又如我的爱人
以沧桑的寻觅把我呼唤

我的祖母已离世多年
我的女儿是别人家的女儿
我的爱人仍在浪迹天涯
感谢我的故乡
在一个中秋的早晨
让我能以另一种方式，
与三个亲人
在另一个梦里拥抱

会飞的鱼

一条鱼
从水面跃起，在空中
画出一条时间的弧线。
多像我的目光啊
露出跃跃欲试的愿望。

如果我也是一条飞鱼，
从人海中跃起
谁将看到我？
搏击长空，就免了
收获一片辽阔
也免了，我终将降落
回到水中，
与柔软的水草一起
随潮涨，随潮落。
如果不幸
落入网中，
也要把网撞破
一条鱼的命运，
无非是活在水里
死在水里……

良宵引

竹叶在窗子上画花
月亮潜入水中
找到珊瑚。群鱼肃静
起了禅意。
飞檐上悬挂的铜铃
又被风声
探出了深意
琴弦上拈花，
只为博你一笑
在扬州。一块唐朝的玉佩
又在冬日的午后
遇见红颜

烟雨中

所有的事物
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像一个害羞的女子。
远处的山脉
近处的河流
以及河边痴守的杨柳。
檐声摇响的江南
又用轻舟勾勒水墨。
迷途的布谷鸟
靠一树桂香引路。
竹竿敲醒的巷子
掏出眸子里的清泉。
烟雨中，适宜着红妆
撑不撑伞
我都在等你

停电时分

我已经很久
没有仰望星空了。
停电时分
世界突然安静下来。
星星像一群小鸭子
扑通扑通
跳入夜的河流
薄手掌已经触动
我的心扉。突然想起
我已经很久没有
想一个人了。

重阳，与栖霞山对望

栖霞山看见我
站在四楼的窗口。
山上有鸟，
也一定看见了我。
此刻。我们
共同登高，远眺。
我们都看见了
弯着腰打理菜园的母亲。
亲爱的
我也看见了你，
在人世间埋头赶路。
路边的那些菊花
有黄的，白的，紫红的
其中一朵，
必定是明日之我
因深情，
而挂满了霜花……

微信时代

□吴华

指尖轻触
就有一扇门轻轻为你打开
门的后面
是许多扇虚掩着的窗户

掌心的转圈之间
地球变成了一个小小村落
变成了
一个人执掌的后花园

愈渐壮硕的朋友圈里
每一个我

像蜷居在季节角落的
一片叶子

屏幕的后面
是许多闪烁的心思
是远近之间
扑朔迷离的世相

时间不打烊
热闹不散场
永不落幕的剧情里
我们是彼此
匆匆又匆匆的背影

男生宿舍

(小说)

□张春风

大林的侄子在A城读大一。元旦假期，大林有事去A城，赶巧侄子没回老家，于是，大林决定去学校看看。

因为放假，校园里人不多。大林找了一圈，迎面遇上一个扎马尾辫的女孩，就停下来问：“同学，2号楼男生宿舍在哪里？”

女孩往前指了指：“左拐后直走100米，就到了！”

大林道了一声谢，走了几分钟，果然，侄子已经等在了宿舍楼下。在宿管科登记完，大林跟着侄子上了楼。

脚一踏进宿舍，大林立马呆住了——天呐，简直乱得跟狗窝一样。桌上的书本、零食和充电器缠绕在一起，地上的球鞋东一只西一只，各种垃圾随处可见……

宿舍里还有两个男孩，侄子热情地介绍：“叔，这是我的室友小关和小禾，他们也都没回家！”两人异口同声地说：“叔叔好！”大林笑咪咪地说：“你们好！”

侄子说：“我们宿舍一共4个人，除了小关和小禾，还有一个是副班长，他住得近，国庆节回家了。”

大林点了点头，放下行李，在宿舍溜达了一圈。之后，抬手看了看

表，笑咪咪地说：“现在15点了，小关小禾，今晚叔叔请你们一起吃饭，我先下楼办点事！”

侄子有些好奇：“叔，你下楼干吗？要不要我一起去？”

大林摆了摆手：“你别管，在宿舍好好看书，我去去就来！”

15分钟后，大林气喘吁吁回来了，手里拎着一大袋的东西，沉甸甸的。进门后，大林也不说话，立刻戴上清洁手套，走进卫生间，弯下腰，刷起了蹲便器。

侄子呆住了：“叔，你这是干啥呀？”

小关和小禾也跑了过来：“叔叔，这太脏了，让我们打扫就行了！”“就是呀，叔叔，您快别干了……”大林摇了摇头，在便池里倒了清洁剂，继续低头忙碌。

侄子不由分说，将大林拉到阳台上，悄声问：“叔，就算你打扫得再干净，也是没用的！”

大林诧异地问：“为什么？你不要为偷懒找借口！”

侄子叹了口气：“我以前也打扫过，可过几天又脏得不成样了！这里，不是每个人爱干净的。特别是那个副班长，别看他出门很精神，在宿舍特别邋遢，随地丢垃圾，还老忘

记冲厕所，唉……”

大林十分执拗：“那也得打扫！管不了别人，就做好自己。知道么？环境最重要，这乱七八糟，一进屋子，什么好心情都没了，还怎么读书？”说罢，又跑到厕所，卖力地刷了起来。

三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办法，只好一起动手。有的扫地，有的装垃圾，有的整理书桌……

之后，大林将清香剂放在卫生间，又摆上了绿萝，一盆放在阳台上，另一盆摆在书桌上。顿时，寝室里有了生机。望着焕然一新的宿舍，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大林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满意地笑了：“瞧，这样多好！把集体宿舍当成自己的家，一切都会变得美好起来！”

小关和小禾点了点头。可是，侄子仍忧心忡忡，目光不时地扫向副班长的床。

突然，门口有人问：“副班长在么？”

大林回头一看，正是自己问路时，遇见的那个马尾辫女孩。

小关赶紧应道：“原来是班长呀！副班长回家了，后天才回校，你有什么事么？”